

**陳東升(台大社會系)**：好，那個謝謝這個林教授，那比較詳細的內容喔，等一下我們看那個影片大概大家可以知道喔，那你們剛剛聽了這個報告之後，我想你們可能有一個印象，就是剛剛林教授講說，參加了這個討論以後，本來反對調漲保費的，那有條件支持，那是不是我們辦這個會議是找這些人來洗個腦，然後讓他們支持某一種政策？這就牽涉到我剛剛講的，主辦單位怎麼辦？提供什麼樣的資料？非常重要。而且你要發動一個公共討論也不是說你輕而易舉，很草率的，因為等你看到結論之後，別人再來質疑說，「你程序哪裡哪裡怎麼樣的時候，那個公共討論的公信力可能就會降低。那我剛剛講，很多時候我們由上往下來發動很多的公共討論，很容易被質疑說那個參與的管道是有限的，然後呢舉辦者是有一個特定的這個立場喔。所以我們剛剛才會一直講說，必須要讓那個管道多元開放，主辦的人呢，類型非常多，而且能夠提供一些適切的這個資料，不是誰在壟斷、掌握。我們知道我們在作的一些事情，有一些限制喔，有一些限制，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反省的，不過我們在舉辦這個事情喔，我們是盡量讓它能夠包含不同的觀點，而且就是在一個公開的程序上面喔，去操作喔。

那我想進入下一個主題之前喔，不曉得各位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樣的意見，我們作五分鐘到十分鐘的這個簡短的討論，然後我們在進到下一個，就是比較大規模的喔，我們在座也有一些朋友曾經也跟我們一起參與過這個審慎思辯民調的(笑)。那說不定等一下可以提供一點意見喔。不曉得目前為止，對林教授剛剛提到的這個公民會議的這個操作喔，有沒有什麼意見，或者是有什麼想法？

**張則周(板橋社大)**：我請問一下就是我們這個樣本的大小，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操作了這樣一遍啊，對這個健保的問題已經作了一些、整個的一些這個運作喔，那最後有多少人參與這個？那得出這些結果喔，我們到底有沒有說對這個健保局有一點影響喔？這個我請教一下。

**林國明(台大社會系)**：我剛剛所講的那個公民會議，我們是只進行過一次喔，那當然很多人會質疑，就是你參加的人只有二十個，他能不能夠代表這個民眾的這個整體性的這個看法喔，那我想任何公民參與喔，它都會有這個代表性的問題喔，不管你人數有多麼的大，不管你抽樣再精確，都會有這個代表性的這個問題喔，這個也就是為什麼在其他國家的公共討論，像公民會議的公共討論，都不會成為有法律拘束性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可是有些國家呢，這樣的公民會議呢它是由政府機構他來發動的，比如像在丹麥，他們的法律上就規定凡是涉及到一些重大的議題，必須要進行公共的討論，那就由一個政府機構叫丹麥科技委員會來這樣的發動，那那樣子的公民會議他

是在國會裡面進行的，然後呢，這個議員都會到現場去聽，那知道那個一般民眾喔，他的立場到底是什麼，那很多這個國會的議員喔，也以公民會議的結論作為他的一些政策立場的這個指引，所以他可能是透過這樣的這個方式，在影響政策，而不是說政府所制定的法令，或者他的行政措施，就必須要完全被這個公民會議的結論所拘束。

**陳東升(台大社會系)：**那剛剛那個張老師提到就是這個會議喔，就是二十個人參加，但是七天，歷經兩個半月，就是兩個半月的週末喔，那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大家都會談說代表性，可是我們可能比較少去注意到，就是這個公共討論的品質，他所提供出來的這個資訊的深度，是不是重要，那如果這個是的話，如果這個是的話，那這個就需要有一個取捨，因為你人很多，你深度就會受到這個限制。那當然我們也一直被人家問到這個問題，所以呢才會有第二個方式，就是審慎思辯民調，一次有三四百個人，那在美國，在紐約他們在紐約市曾經舉辦過三千個人的這一種公共討論，他們是透過這個網路，電腦網路的這個連線喔，在一個大會堂裡面，有 150 個 panel 同時去討論，討論出來的結論呢，馬上就用手提電腦透過網路，主辦單位馬上把這個意見收集起來，就在前面那個大螢幕，就顯現出來，就哪一組有什麼樣的意見，那經過這樣的方式去進行喔，所以當然也有很多人在想說不同的這個方式，如何同時兼顧品質跟這個代表的問題，所以我們說有很多公民參與的方式我們還要繼續去努力，了解說找到一個針對特定的議題，什麼樣的方式比較適合，不是完美，是比較適合，我想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剛剛張老師講說，那個對於健保有什麼樣的這個影響喔，目前的結論沒有很實質的影響，不過呢在我們對這些操作的努力上面，至少目前整個健保的決策是很少開放給自然人一般的民眾回饋一些什麼樣的意見，可是現在就是在經過這一些過程之後，健保局、衛生署還有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決策官員，慢慢了解說公共討論是有一些方式可以進行的，所以我們目前是建議說，在全民健保的政策決定裡面，如果碰到重大的爭議的時候，應該發動這個公民參與公共討論，那至於說要用什麼樣的方式，那這個就牽涉到譬如說有些議題是適合兩個半月你慢慢去磨，然後討論七天有一個東西出來。那有些議題呢，可能有時效性，或者是說有一些他的複雜度比較低的，那可能是這個審慎思辯民調，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依賴傳統的這個民調他就可以達成的，那至少目前來講，對於那個一般民眾的參與喔，這個管道好像把他開放出來喔，這個接受度是慢慢在提高當中，目前的全民健保只有利益團體或者是說法人團體，像醫師、勞工、消基會，還有像這個就這樣了，其他的沒有了、其他的沒有，就是這幾個團體的代表，其他一般的民眾是沒有辦法，大概只能透過陳情啦，訴願啦，或者是那個民意調查的意見的反應，大概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大概有在那個參與的方式上面，可能以後在制度的改革上，會有這個部分涵蓋進來，大概是這個樣子。不曉得各位朋友還有沒有什麼？好，那個志彬。

**楊志彬(全促會)**：ok，好。其實就代表性的問題我還是想請教一下喔，就是說雖然我們在挑選上面最主要兩個原則是非專家跟非利益團體的代表，可是有些問題實在是很難去切喔。譬如說，就是健保問題，那像醫師跟藥劑師算不算是利益團體？或者是專業，那抽到他們的時候是不是就把他們去掉？教改問題，教師，他算不算是利益團體？或者是專家？那一般鄰避型的環保問題，在地民眾算不算是利益團體？或者是利益相關人士？類似像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如何去看待這兩個原則？

**林國明(台大社會系)**：這些非利益團體代表喔，其實比較著重的是在團體代表的屬性。那因為我們所討論的一些政策的問題喔，是牽涉到很多廣泛的這個社會的一些影響，那我們一般公民大眾是會被政策所影響嘛，對不對？所以他都可能是政策的當事人，可是呢，我們並不是說他被這個政策所影響，他就是一個利益者代表的身分，他可能有參加某一個所謂的團體，那這個團體呢，他可能透過一些團體的方式在運作、在影響政府的這個政策喔，那因為呢，目前的民主體制喔，他可能會容許不少的空間讓這個團體去影響政府的政策，可是呢，一般的民眾，他沒有被團體所包含的一般民眾，他不見得有那樣的管道跟機會去影響這個政策，所以這個公民會議呢，它在設計上比較是針對一般民眾的參與的這個模式。那有關利益團體的可能就有不同的公民參與的模式。比如說，醫師、藥劑師、工會，這些不同的團體他可能有別的公民參與的模式把他們納進來，這個呢是比較是針對一般民眾的。

**陳東升(台大社會系)**：我想比較簡單的回應一下就是，我們在這個公民會議的組成喔，比較希望反映的是那個人口、年齡跟職業啦，那所以如果有譬如說相同年齡的，有一個是教師，有一個是非教師，我們是談教改的這個問題的話，可能比較優先考慮的是不是教師的那個部分，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為什麼希望有一個地方的這個討論的網絡喔，也是希望說那個討論的管道跟機會，如果只有一個，那當然就會一直不斷的講代表性的問題，一直不斷的去作這樣的一個挑戰喔。那所以呢，在第二個面向，代表性的問題不是純粹的從人數，而是從那個討論的管道是不是夠開放，那必須要去思考。所以剛剛我們林老師講說那個多層次，我們希望能夠讓這樣的一個議題、這樣一個討論能夠把他普及下去，原因也就在這裡。然後呢，在公民會議裡面請大家要注意，公民跟專家有一個對話，那公民的這個小組跟專家的那個一些成員有一個對話。譬如說在談教改的時候，在這個專家，所謂的專家是廣義的，不是只有學者，這個專家的 panel，有可能這個公民小組就會邀請說，譬如說教師會的代表，支持教改的、反對教改的，還有呢，家長團體。所以在這個意義底下，當然我們剛剛講說選擇一般的公民，強調是他自然人的這個身分啦。強

調是他自然人的身分。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喔，沒有一種公共討論的方式是完美的。但是呢，我的看法是，它參與的管道愈不壟斷的話，它愈有可能讓不同的意見能夠有一個充分意見交流的這個機會。我想是這個樣子。

好，還有沒有什麼？因為我們那個時間的關係喔，我們是不是接著下來呢，如果對這個有一些問題的話，我們可以到最後一個小時再回來再談喔。那我現在接著下來就請那個鄧宗業鄧老師喔，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審慎思辯的民調喔。